

# 《甘泽谣》之杜甫二事补遗考略

李 军<sup>1,2</sup>

(1. 甘肃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2. 西北师范大学 国学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从晚唐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 结合《唐书》及其他资料, 对相关杜甫的二事进行了补遗及略考。一事为杜甫恃才傲诞, 为人所厌, 自青年至晚年, 向来如此。另一相关事为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 其人狂放不羁, 好酒善辩, 然其事迹仅见于《甘泽谣》, 故显得弥足珍贵。此二事, 对后人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考察其《饮中八仙歌》, 都极具参考价值。

[关键词] 《甘泽谣》; 杜甫; 焦遂; 事迹; 考略

[中图分类号] I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3) 04-65-05

## 一、引言

《甘泽谣》是晚唐作家袁郊所撰的一部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的传奇集, 包括《魏先生》、《素娥》、《懒残》、《韦驺》、《陶岷》、《聂隐娘》、《圆观》、《红线》、《许云封》等九篇作品, 质量均属上乘, 在后世广为流传, 很多还被改编为戏剧作品, 影响很大。<sup>[1]</sup>

《甘泽谣》与史官文化密不可分, 在历史小说化和小说历史化两方面, 实现了完美的糅合, 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sup>[2]</sup>值得注意的是, 《甘泽谣》还涉及到了年轻时代的杜甫及其诗歌创作《饮中八仙歌》, 包括其中的主要人物焦遂。

在中国文学史上, 对杜甫的认识与评价, 有一个历史的渐变过程。这一点, 自杜甫之后, 一直为学界所讨论, 经过褒贬不一的漫长过程, 逐渐形成共识。时至今日, 杜甫在总体上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形象而为人们所敬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杜甫早在青年时, 就年少轻狂、恃才傲诞, 甚至直至晚年, 仍不改旧习, 大为时人所厌。这一点, 也为历来学者们所谈及。这里, 我们从袁郊的传奇集《甘泽谣》出发, 并充分结合两《唐书》及其他相关资料, 稍作补充, 并加略考, 以期对杜甫之重新认识与

评价, 增一二佐证。同时, 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 由于史料记载异常匮乏, 而《甘泽谣》之载, 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八《诗评》就云:

《饮中八仙》, 其名氏皆见于《唐史》, 唯焦遂事迹, 仅见于《甘泽谣》。<sup>[3]</sup>

治唐人小说者, 多采用以历史证小说之法。这一治学途径, 固为良法, 创获也颇丰。如卞孝萱先生的力作《唐传奇新探》, 颇多钩沉史料、辩证小说的实绩而为学界所推崇。<sup>[4]</sup>小说家, 自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 即被视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乃至“刍蕘狂夫之议”的“小道”。<sup>[5]</sup>但是, 唐人小说, 却不能以此观念看待。原因在于, 唐代很多的小说家, 由于受时代史官文化和重史氛围之影响, 史官意识非常浓厚, 因此也就多以史家笔法来创作小说。而这一点, 早在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 就已经敏锐地指出了:

唐之举人, 先藉当世显人, 以姓名达之主司, 然后以所业投献, 逾数日又投, 谓之温卷, 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 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sup>[6]</sup>

在这里, 赵彦卫将唐人小说的突出特点归纳为三个方面, 即“史才”、“诗笔”和“议论”。其中, “史才”被突出地放在首位, 是唐人小说

的首要特点。的确,唐人小说中,随处可见史家笔法的痕迹,且有意为之,充分体现了唐代小说家的重史意识,也充分体现出其深厚的“史才”。如陈鸿(祖)的传奇作品《长恨歌传》,就直接取材于当代史,即安史之乱及其背景之下的李杨爱情,较白居易诗《长恨歌》更为逼近史实。通过比较《歌》与《传》,我们可以发现,在《长恨歌》中,白居易有意用了曲笔的手法,从而将唐玄宗占有儿媳的丑行掩盖了,说成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以及“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等。这里的“深闺”及“选在”等词语,很明显就是曲笔。而事实上,杨玉环是蜀州司户杨玄琰之女,自幼由叔父杨玄珪抚养,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17岁时,被册封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之妃。后被唐玄宗看中,22岁时,玄宗命其出宫为道士,道号太真。27岁时,又被玄宗册封为贵妃。这个史实,在《长恨歌传》中,就显得客观和真实多了。陈鸿(祖)在其编年史《大统记序》中,说自己“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可见,他从小就具有浓厚的史学兴趣,并逐渐积淀了深厚“史才”。另外,近人汪辟疆在其《唐人小说》中也评价陈鸿(祖)的《东城老父传》为“唐人实录”。<sup>[7]</sup>正由于此,在《长恨歌传》中,陈鸿(祖)秉承了史家“不隐恶”、“不虚美”的直书精神,对唐玄宗从寿王府邸取走杨玉环一事直言不讳:“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sup>[8]</sup>这样的直书,显然是符合或至少是逼近史实的,也就比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客观和真实得多。《长恨歌传》中,直接揭露史实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我们还发现,其他更多的唐人小说,也多采用各种形式的史传笔法,如标注年号,或以“君子曰”、“赞曰”等形式发挥其史才、议论,均为有意以史家笔法而为小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已为共识。所以,唐人小说,也给我们以小说来证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可纯以“小道”视之。

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以唐传奇《甘泽谣》为出发,来分析和讨论相关的历史人物,即杜甫和焦遂。

《甘泽谣》的作者袁郊,约生于元和间

(806—820年),蔡州朗山人,系唐顺宗和宪宗朝宰相袁滋之子。后来,在懿宗咸通时(860—874年),还曾任翰林学士、祠部郎中等职,官至虢州刺史。袁郊与温庭筠友善。在两《唐书》中,袁郊传附见其父袁滋传。其事迹,在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一小说家类<sup>[9]</sup>、清编《全唐诗》卷五百九十七等中,都有零星的记载。由于担任祠部郎中和虢州刺史的经历,袁郊对史学应该有相当的素养,这在情理之中。所以,袁郊所著《甘泽谣》凡九篇,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每篇皆涉及历史人物,且以历史人物为背景依托,从而构架故事。

《甘泽谣》所涉及的历史人物,贤相能臣如魏征(《魏先生》)、李泌(《懒残》)、狄仁杰(《素娥》),藩镇节度使如田季安(《聂隐娘》)、刘昌裔(《聂隐娘》)、田承嗣(《红线》)、薛嵩(《红线》),篡位叛逆者如李密(《魏先生》)、武三思(《素娥》)、武则天(《素娥》),文学大家如李白(《许云封》)、杜甫(《陶岷》)、韦应物(《许云封》)、冷朝阳(《红线》),都是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或者在文坛上赫赫有名者。而袁郊《甘泽谣》之记杜甫相关事,主要有两点:一为青年时代杜甫其人,二为杜甫诗歌《饮中八仙歌》及其中所涉及的焦遂之事。在对此二事的文字表述上,袁郊用墨极省,只有寥寥数十字,然其参考价值,却相当不菲。

## 二、《甘泽谣》之杜甫形象考略

《甘泽谣》所涉及杜甫、《饮中八仙歌》及焦遂事,集中于其中的《陶岷》一文。《陶岷》篇所记,为“彭泽之孙”即陶渊明后世孙陶岷之事。陶岷乃唐玄宗开元中人,“家于昆山,富有田业”,且“泛舸江湖,遍游山水,往往数岁不归”。因此,时人号之为“水仙”。后遇时任南海郡守的亲知,深受厚爱,赠其钱百万,还有古剑一柄、玉环一枚及“善泅水而勇捷”之“海舶昆仑奴名摩诃”者。陶岷异常珍视郡守所赠的古剑、玉环、昆仑奴,常曰:“此吾家之宝也。”后于归家途中,陶岷渡巢湖,投剑、环于水中而令摩诃取之,“以为戏笑也”。结果,摩诃“为毒蛇所啗”,幸亏“遽刃去一指,乃能

得免”。后来，陶岷又行次西塞山，“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于是又投剑、环于水中，令摩诃下取。结果，摩诃在水中遇到高二丈许长的巨龙，怒目相视，护卫古剑。摩诃不能获取，于是浮出水面，哀告陶岷以实情，但陶岷仍逼令曰：“必须为我力争也！”摩诃不得已：“被发大呼，目眦尽裂。穷泉一入，不复出矣。”许久，“见摩诃肢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示于岷也”。可以说，摩诃死不瞑目，对陶岷深为怨恨。而陶岷也是伤感不已，他“流涕水滨，乃命回棹”，从此“不复议游江湖矣”。

关于杜甫其人，《陶岷》一文在结尾时，简略提及。我们注意到，杜甫其时尚不为人所推重，这也符合历史上对杜甫认识过程的情况：

时好事者为《饮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袁郊时处晚唐咸通前后，而在这里径呼杜甫为“好事者”，显然是持一种鄙薄之态度。这说明，杜甫直至晚唐，仍为人所鄙视。所记当时，杜甫尚年轻，困于长安，作《饮中八仙歌》。他年轻气盛，恃才傲诞，故《饮中八仙歌》，实为其吐胸中块垒之作，可以说是“不平则鸣”，这也是杜甫性格的鲜明体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再参考其他相关资料，更进一步地来看杜甫其人及同时代人们对他的认识和评价。

宋代曾慥的《类说》卷十六，引《明皇杂录》云：

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sup>[10]</sup>

这里所描述的，是天宝时期青年杜甫的形象，即“恃才浮诞”，以致“流落不偶”，可见是其个性使然。而这种个性，很难改变，甚至到了晚年，即安史之乱中，杜甫四处漂泊流离，仍是不改旧习，为人所厌恶。如《旧唐书》卷190下本传云，杜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并且：

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sup>[11]</sup>

这里，将杜甫的浮诞形象暴露无遗！有意思的是，杜甫流浪成都时的生活是“种竹植树”、“纵酒啸咏”，而非杜甫在其诗歌《茅屋为秋风

所破歌》中所云的那样。

《旧唐书》之后，又有欧阳修等纂修的《新唐书》，在其卷210列传126杜甫传后附有杜甫传，所载与《旧唐书》相类而又有增益，其云在安史之乱后，杜甫一度流落至成都，遇到世交严武（726—765年）。当时，严武为剑南节度使，以前他曾表杜甫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新唐书》还云：

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入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目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sup>[12]</sup>

可见，杜甫之傲诞，至是斯极，至于让世交严武顿起杀心！幸亏有人提前通风报信，奔走及时，才幸免于难。

同时，《新唐书》于传末又云：

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sup>[12]</sup>

这里，《新唐书》明显对杜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一步突出了杜甫浮诞而不切实际的个性。

我们再考察唐人郑处海所撰的《明皇杂录补遗》，其亦载云：

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sup>[13]</sup>

可见，杜甫之本性如此，直至安史之乱后，晚年的杜甫还一直为人所厌。

以上各种材料所述，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杜甫其人，笔者认为不为无益。

### 三、《甘泽谣》之《饮中八仙歌》及焦遂其人考略

《甘泽谣》之关系杜甫者，还有其诗《饮中八仙歌》及所载焦遂事。《饮中八仙歌》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为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称当时长安以好饮酒而著称的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八人为“饮中八仙”：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  
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  
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我们再看《甘泽谣》所载，在其《陶岷》篇中，叙述陶岷遍游山水之时，尝“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自载，一舟置宾，一舟贮饮馔。客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各置仆妾共载。”他们“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后，陶岷渡巢湖时，忽然兴起，投剑于湖，令摩诃取之。结果，摩诃“为毒蛇所啮”，马上截去一指，才幸免于难。这时，焦遂在旁曰：“摩诃所伤，得非阴灵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又，当摩诃于西塞山水中取剑而为水龙所害，陶岷伤心欲绝，不复泛游江湖之后，于是焦遂又就去了长安，“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时好事者为《饮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陶岷》在叙述摩诃在巢湖为毒蛇所啮之际，焦遂有一段精彩的论说，可见其不但口才非凡，而且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摩诃所伤，得非阴灵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仇。盖水府不欲人窥也。

对此，连陶岷也不得不深表认同，云：“敬奉谕矣！”

从《甘泽谣》所载来看，焦遂其人形象是非常鲜明的，那就是为人狂诞，不拘小节，好饮酒，也善辩，且受道家思想影响极深，乃一介布衣狂士。而《甘泽谣》之焦遂其人，正是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惜乎其名不甚见经传，只有《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云：

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sup>[12]</sup>

我们发现，《饮中八仙歌》及《甘泽谣》所记焦遂，其形象是一致的，即善于雄辩，口才惊

人。但是，后来的《氏族大全》、《万姓统谱》、《山堂肆考》、《补注杜诗》、《御选唐诗》、《天中记》诸书，却皆据《唐史拾遗》所载，认为焦遂有“口吃”之事。《唐史拾遗》云：

焦遂口吃，对客不出一言，醉后辄酬答如注射，时人目为酒吃。<sup>[14]</sup>

对此，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二极力辩驳云：

饮中八仙……焦遂，止袁郊《甘泽谣》载其与陶岷诸人为山水游一事，余无见。旧注伪造醉吃一则，云出《唐史拾遗》，近《天中记》亦误收入酒部，不可不辨。<sup>[15]</sup>

可见，在胡震亨看来，焦遂的“醉吃”，即醉酒后就口吃，他认为这纯属颜师古所“伪造”，并且特别强调要仔细辨别这种误传。

而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二《甘泽谣》提要亦驳云：

……其书虽小说家流，而琐事轶闻往往而在。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叶梦得《避暑录话》谓焦遂不见于书传，今考此书《陶岷》条中实有布衣焦遂，而绝无口吃之说，足以证师古伪注之谬。是亦足资考证，不尽为无益之谈矣。<sup>[16]</sup>

这里，也特地针对焦遂“口吃”之事，进行了仔细和有力的辩驳，根据《甘泽谣》中的《陶岷》一篇所载焦遂之事，明确指斥颜师古所注既“伪”且“谬”。同时，提要也还指出了《甘泽谣》之载所具有的重要考证价值。

《唐音癸籤》之辨、《四库全书》之驳，均已甚明。当然，在没有进一步相关证据和令人信服的论证之前，对焦遂“口吃”之事，尚不能妄下论断。尽管如此，《甘泽谣》不可多得的这一记载焦遂之事，实可为杜甫《饮中八仙歌》作注，参考价值极高，显得弥足珍贵。

## 四、结 语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甘泽谣》尽管与史官文化的关系极为紧密，但在同时，其间的舛误也为数不少，据笔者初步统计，概有七处。<sup>[17]</sup>况且，对历史人物包括对杜甫的评价，尚需审慎。

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上述以唐传奇集

《甘泽谣》为出发点,充分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所进行的考察和分析,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理解其《饮中八仙歌》,无疑提供了另一个视角。<sup>[14]</sup>

### [参考文献]

- [1] 李军,刘延琴.《甘泽谣》之流传与影响考[M]//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8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2:33-42.
- [2] 李军.《甘泽谣》与史官文化关系论略[J].北方论丛,2011(6):99-102.
- [3] 胡应麟.国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4] 卞孝萱.唐传奇新探[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6] 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 [7] 汪辟疆.唐人小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8] 卞孝萱.唐宋传奇经典[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9]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10] 曾慥.类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11] 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2] 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3] 郑处海.明皇杂录补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14] 陈耀文.天中记[M].扬州:广陵书社,2007.
- [15] 胡震亨.唐音癸籤[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16]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7] 李军.《甘泽谣》考误[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8-83.
- [18] 李军.《甘泽谣》评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Addendum and Research on Another Two Things about Du Fu from Gan Ze Yao

LI Jun<sup>1,2</sup>

-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Center for Chinese Classic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ased on Gan Ze Yao by Yuan Jiao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nd The Book of Tang as well as other material, has discovered another two things about Du Fu. One is that Du Fu, from his youth to his old age, was so arrogant by boasting of his talents that people then were disgusted with him. The other concerns Jiao Sui, one of the eight characters in Du Fu's poem "Yin Zhong Baxian Ge". Jiao Sui was uninhibited, fond of wine and eloquent, but his anecdotes can be found only in Gan Ze Yao, which demonstrates the preciousness of Gan Ze Yao. The two things are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future research of Du Fu and his "Yin Zhong Baxian Ge".

**Key words:** Gan Ze Yao; Du Fu; Jiao Sui; anecdote; research

(责任编辑 杨中启)